

續

通

志

酷吏傳

冊 一

協修臣鄭應元恭校

續通志

酷吏傳

臣等謹案酷吏傳祇唐書金史有之宋遼元史並無專傳茲仍其闕

唐

索元禮

來俊臣來子珣

侯思止

王弘義

郭弘霸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温羅希奭

崔器

毛若虛

敬羽

按酷吏傳祇唐書金史有之宋遼元史並無其闕謹加案聲明

按穀字傳文原訛今依舊書
及通鑑改正謹加案聲明

索元禮其為人天性殘忍初徐敬業起兵武后患人心
異已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元禮揣旨因
告密召對擢游擊將軍令即洛州牧院推案制獄遂作
訊囚酷法或以鐵籠轂囚首按通鑑作以鐵圈轂其首
胡三省注云轂急束也舊
書亦作轂本傳加以楔至腦裂死或橫木闕手足轉之
號鳳凰曬翅或倒懸絀石於頭推一人輒牽聯至數百
未能訖衣冠震懼后復數召見賞賜以張其威凡論殺
數千人於是來俊臣周興踵起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
始貴元禮養為假子故為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賂后

欲厭衆望乃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
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
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
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生產客和州為姦盜捕送獄
即於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
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邪王沖反
狀為續所抑武后以為忠累擢侍御史數按詔獄稱旨
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家生平有讖介皆

入於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以目。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集無賴百輩，使飛語誣鱧公卿。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皆署牒曰：請付來俊臣推勘，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敕俊臣等額按，百不一貸。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脈綱由。按以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多注醢於鼻，禁地牢中。或寢之糞穢，並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非死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有定百脈，喘不得突地。

吼著，即承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名。後又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頃而絕。凡囚至，先布械於前，示之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元年，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

按舊書所載與仁傑同被羅告者六人，而通鑑所載則載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崔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七族謀反。所載詳畧互異，謹附識。皆被誣下獄。俊臣既以夷誅

大臣為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及脅仁傑等反，仁傑即承反是實，乃稍寬之。仁傑因得遣子光遠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遣通事舍人周繼往視。

按新舊書俱載與狄仁傑同被羅告者六人，而通鑑所列七族姓名互異，謹加案聲明。

按通鑑載張虔勗范雲仙二人
被罪年分不同而本傳乃彙
作一時事又稱雲仙為俊臣
所寃茲仍其舊謹加案聲明

緜懼俊臣不敢以聞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緜
奏之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沒入
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擇朝
請中素所信者假條反狀以付俊臣亦無不承反矣臣
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解
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
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
仙自陳寃苦命截其舌皆即死按通鑑張虔勗以天授
二年被殺范雲仙以長
壽二年坐私謁皇嗣腰斬唐書本傳彙作一時事
又以雲仙被俊臣截舌而死所載互異謹附識人人

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按舊書作衛吏
與此異謹識紀履

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

還授殿中丞又坐賊貶同州參軍暴縱自如奪同僚妻

又辱其母俄召為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農少卿聞吐

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

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髻面訟寃僅得解綦連耀

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欲擅其功即中頊

以法頊懼求見后自直乃免又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

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刎腹秋官侍郎劉如

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漢州。初王慶誅女適段簡而美。俊臣奪之。河東衛遂忠有詞辨。與俊臣有舊。它日詣之。俊臣方與妻族宴集。聞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恥妻族見辱。命毆遂忠。自此有隙。俊臣以羣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遂忠發其謀。始俊臣屢倚撫諸武。二張太平公主等過。皆恐懼。至是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人皆相慶。競割其肉。須臾而盡。籍沒其家。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

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惡。后倚以按獄。多希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又掘其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誣融與徐敬業同謀。斬於市。天授中。人告子珣與與邱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鞠狀。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

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流興嶺表在道為讐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為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為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天授二年以罪伏誅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窮不治生業為渤海高元禮奴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答吏吏怨教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周興鞠之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以君無宅上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即喫孟青棒蓋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即殺琅邪

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怒曳之元忠亦怒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靳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獻可具奏其鄙語后亦大笑思止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王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素無行遊趙見閭里耆老作邑

齋遂以反告殺二百餘人

據通鑑增輯

遂擢游擊將軍再遷

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積蒿施糞罽其上俄頃輒死自誣乃舍之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輒自矜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從鄰舍求瓜不與乃狀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畦菰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賤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

按舊書作廬江人與此異謹
加案聲明

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

按舊唐書作廬江人與此互異謹識

為寧陵丞天授

中應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左臺侍御史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驗疾輕重即染指嘗之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而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之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

弘霸惶怖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后問羣臣比在外有何佳事司勳郎中張元一對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僭亂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直其事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諸相畏三思佯不問又數附承嘉耳語紹之遂翻然曳囚送獄中卒誣以謀反

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益傲岸，朝野側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為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按之。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之，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為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神龍初，累擢侍御史，附權要。五王等疾之，出為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

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人狙報，幾不免。先天初，為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之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峻護之，獲免。利貞顯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為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暉、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

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命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當加重貶。今反擢典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賞罰之紊？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為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越次而奏，訟父暉寃，乃詔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

王旭侍中珪孫

按舊書作曾祖珪與此異

神龍初為兗州兵曹參軍

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斬其首送東都。

按舊書載珪為旭曾祖與此異謹加案聲明

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韋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貶嶺外，逃歸東都，為讐家所發。詔旭訊覆。旭捕其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絳染流徙。天下寃之。旭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平，更相傾訐。傑坐斥衢州刺史。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人，莫敢與忤。製獄械，率殘酷，脅囚無不承。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以武健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宋王憲府掾紀希虬，兄

為劔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為臺傭事。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於王。王為上聞。詔劾治。獲姦贓不貲。貶龍川尉。恚而死。

吉溫宰相。項弟琚之孽子也。性陰詭。諂附貴宦。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巖得幸。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丞不良。罷之。蕭炅為河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炅。右相李林甫善炅。乃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時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謁。溫

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炅通謁。見之。歎伏。它日謁炅。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炅復與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均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均兄均為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炅使溫佐訊。溫分囚於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之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懼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為能。林甫久當國。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鍛鍊詔獄。希奭文

深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甥武敬一女。為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修己。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中丞王鉞亦嫉之。因構慎矜。私蓄圖讖。林甫委溫以獄。溫馳至東都。捕楊氏。並捕慎矜。客史敬忠於汝州。脅之為證。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

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綱。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林甫倚為爪牙。擢溫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諗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引公共政。公若薦我為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留事。兼鴈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奏復本官。又

表為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溫辭祿山，祿山令累路館驛設白紬帳以候之。又令慶緒出餞，溫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天寶十三年，祿山入朝，領閑廐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為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失職，因溫以交祿山。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澧陽長史明年，溫又坐受賕及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為始安太守。溫既謫，又依希奭，逗遛始安。國忠奏遣蔣沆臨按，希奭擅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器有吏幹，而陰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為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採訪使，引為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為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渭上義兵起，器大懼，乃毀偽符，敕募眾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露首請罪。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

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蕭華自賊中來言王官為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為器所誤後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臯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已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竭數請培天下財漸見任用每覆囚先收家貲以定贓並攤

索保伍姻戚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劫殺人縣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瑩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馳白帝詔姑出若虛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出之遂貶伯陽并官屬嶺外李峴亦以左右瑩等罷相於是若虛威震朝列矣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節度安思順表為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寢顯，作巨枷，號勦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於地，以門牡繫腹，號肉餽。掘地實棘，蒙以席。瀕坎鞠囚，不服，則擠之。人多濫死。累遷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詔羽按之。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伸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夕獄成。珍賜死。

左衛將軍竇如玠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揚國忠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鞠之，謙鬚長三尺，明日脫盡，膝髁皆碎，遂殺之。沒入其貲。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縗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許狀，曰：「恨不及推究其事。治州者無宜寢也。」

金

高閻山

富察和卓

高閻山。澄州析木人。選充護衛。累遷汝單。二州刺史。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閻山笑曰。此亦難行。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削官解職。降鳳翔治中。歷原。濟。泗。三州刺史。改鄭州防禦使。遷扶餘路節度使。移臨海。盤安。寧昌軍。貞祐二年。城破死之。

富察和卓。以吏起身。久為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其子充護衛。先逐出之。繼而和卓為恒州刺史。需次近縣。元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和卓赴恒州。為北走計。朝廷命羈其親屬。和卓出怨言曰。殺却我。即太平矣。尋為御史所劾。斬於開封府門。當時有宣朝三賊之目。謂王阿里。富察耀珠。及和卓。興定中。布薩阿哈之獄。京師宣勘七十餘所。阿里輩乘時肆毒。朝士惴惴。莫克自保。耀珠。正大初致仕。居睢陽。潰軍變。與其家皆被殺。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後。習以成風。如圖克坦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特

立號半截劍馮璧號馮劬雷淵為御史至蔡州杖殺五
百人號雷半千又有完顏莽伊蘇皆以酷聞而和卓王
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